

# 凡·高 Van Gogh's 密码 Secrets

方焯天 著

在世界眼里他疯了，  
在他心里这个世界疯了！

## Van Gogh's Secrets



他在绘画《向日葵》的同时，也窝藏了一个失落的灵魂！  
遗作中的秘密、圣殿骑士团的宝藏、开在人间的向日葵……  
这个才华横溢都溢的疯子，以死亡欺骗了世界120年！

团结出版社

凡·高  
密码

Van Gogh's  
Secrets

方烨天 著

团结出版社

## 绽 放.....001

猩红色的火焰瞬间熄灭！十二支蜡烛同时吟颂起来，像是倒映在救世主瞳孔里那忠实的门徒。

## 第一幅画 血圣经.....003

她拿起了这本奇怪的《圣经》，入手是种光滑而又冰冷的触感，这种像触摸到了蛇的感觉让她更加心寒。而《圣经》的扉顶上竟然画了朵血红色的向日葵，每一枝每一叶都红得惊心动魄，却又是无法言语的栩栩如生。

## 第二幅画 十字架.....026

林雪莹感觉到仿佛在某一块空间里的时间又开始缓慢地流动了起来，那滴从十字架上滴落的鲜血在空中爬行般缓慢地落下，沿途留下了一条淡淡的血痕，像在无形的空间上割开了一道伤口。

## 第三幅画 地狱花.....052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刘建生又忍不住回头去看那朵地狱般的向日葵，如果送向日葵的人是鬼的话，那么这就是朵在地狱才盛开的花朵了。

## 第四幅画 回魂者.....077

也不知道担架上是什么东西，远远看去那罩在白布下的东西凹凸凸的似乎个人形，风一吹一股腐臭味就在空气中散开了。

## 第五幅画 太阳花.....098

灵魂降生于世即是苦难！

## 第六幅画 苍枫落.....114

林雪莹看着窗外照耀下来的阳光竟然第一次觉得阳光有了一股暖意，从空气中林雪莹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里面似乎还夹杂着一些悲伤和寂寞的味道……

## 第七幅画 香水雨.....140

黑夜的统治者却名叫光明，这究竟是伟大的神迹呢，还是一个可怜的笑话？

## 第八幅画 老房子.....166

*You are my sun!*

## 第九幅画 黎夜星.....191

宋景严猛地回头发现背后的向日葵正用一只黑色的眼睛看着他，那双眼中满是威严……

## 第十幅画 半神梦.....215

夜的眼中，那是十二块璀璨的钻石，从微笑中释放起的光芒燃烧成不败的花火。

## 凋 谢.....249

*Vincent van Gogh*  
*The sadness will last forever.*

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文森特·凡·高

# 绽放

朝圣者的舞步

穿过暮光

终点只是噩梦的开端

他猛然抬头仰望石碑，蓦然惊觉这块巨大的石碑上竟然镌刻着自己的名字。

那是他的墓碑！

死亡的气息在四周弥漫开，墓碑投下的巨大阴影吞噬了他的一切……

谁将把我从这个死者的尸体中解救出来？

卡内斯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他闭上双眼用不停颤抖的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心中忽然涌起了一个疑问：“自己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救赎人类的灵魂吗？”

做完祈祷的卡内斯又睁开了双眼，乳白色的蜡烛上那猩红的火焰正微微跳动着，他觉得自己的眼底里还残留着那个坐在画架前的倩影。

他的思想呆滞了几秒，忽然疯一样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卡内斯意识到令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

她不见了！还有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寻找的秘密！

木门那边忽然传来了两下叩击声，虽然轻但却有种奇怪的感觉。

卡内斯猛然紧张害怕起来，他不由得用手紧紧握住了胸口那个银质的十字架。“也许是她回来了？”这个假设不仅给了他勇气，也给了他希望，仿佛已经能够感觉到十字架上的救世主正在赐予他力量与希望。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拉开了那扇土灰色的木门。

一阵阵风灌了进来，乳白蜡烛上那点点猩焰惊心动魄地摇曳了几下，险些熄灭。

“你是谁？”卡内斯惊恐地看着那如幕帘般的黑暗叫道。无边的夜里出现了一个黑影，一个比夜的颜色更加黑暗的影子。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黑袍中传出有如金属撕裂般刺耳的声音，这声音在黑夜中像一颗子弹般击中了他的心脏。卡内斯全身猛地一寒，仿佛自己随时都会堕入这黑暗中去。

乳白色蜡烛的灯芯上燃烧着的猩红火焰也颤抖了一下，似乎是在害怕，又似乎是在冷笑。

“你只需要知道我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就够了！”黑袍中的灵魂继续说。

卡内斯的额头上忽然渗出了细汗，眼前的这个幽灵虽然看不到脸但却仿佛有双眼睛能够看穿人的灵魂般！“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们家族几百年来寻找的就是这个！”黑袍的胸前忽然像地面般裂开，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那只手里递来一个卷轴。

卡内斯看到那个卷轴时心狂跳了起来，如果眼前就是他们一直千方百计要寻找的东西的话，那么自己在人类的历史上将立下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这个黑袍幽灵难道是上帝派来帮助他的使者吗？卡内斯真希望自己能够在黑袍下看到一对纯白的羽翼。

卡内斯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幅带着古老气息的卷轴，想象着那能够让他发狂的奇迹！

但当拉开卷轴后他完全呆住了，他的手里拿的只是一张白纸，黑夜中就像一片纯洁闪光的雪地。

突然！

雪地中绽放开一朵朵红梅。

卡内斯有些莫名，这红色的梅花为何会开得如此艳丽？他想说话却发现自己根本发不出声音，阴风从喉头拼命灌入血管里。

他用手摸了摸脖子，热热的、黏黏的，放到眼前借着暗淡的猩红烛光看到了满手的鲜红，就像雪地中那些梅花一样红。

他抬起头，看到了那个幽灵般的黑袍中裂开着一道口子，黑色的裂缝间一只苍白如枯骨的手中拿着如坚冰般的寒刃，晶莹的刀刃上还流淌着鲜红色的液体……

猩红色的火焰瞬间熄灭！十二支蜡烛同时吟颂起来，像是倒映在救世主瞳孔里那忠实的门徒。

卡内斯的身体终于倒了下去，死前他又听到了来自黑袍中的声音。

“秘密之轮就此停止！”

## [第一幅画] 血圣经

红色的圣书在浓雾里  
散发着血的腥气，  
死亡只是一场玩弄生者的游戏！

一轮红日沿着天空陨落，无数道夕阳照射下来。

阳光会带来光明，却也会滋长黑暗，飘萍在命运洪流里的人生是个未知数。

星期天校园里人不多，林雪莹独自走在这条清幽的小路上有些凄冷。当偶尔看到一些相互依偎的情侣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悲伤，好像灵魂一下子就被抽空般虚无！

“究竟是什么呢？”她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感觉着心脏在胸膛里跳动所发出的节奏问自己。

“爱情吗？”记忆中仿佛一直缺少那让她心跳的瞬间，而且这种悲伤也不仅仅是少了爱情这么简单。

一阵微风吹过，两边茂密的树叶都摇晃个不停。林雪莹忽然感到有些冷意，不由得拉了拉领子，她身上轻盈的春装便在风中轻舞飞扬了起来。

虽还只是刚到三月，但春天仿佛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前到来了。

这种冷意有些莫名的怪异！

林雪莹忽然有了种被人窥探的感觉，就像有一双看不到的眼睛正躲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注视着自已。

林雪莹害怕得不由加快了脚步，匆匆行走在树与影的缝隙之间。

直到走进女生宿舍楼才没有了那种被窥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太恐怖了，仿佛是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把自己牢牢地捆了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躲不掉那双看不见的眼睛。

她甚至觉得只要是阳光之下的天空皆是那双眼睛所能窥视的领域。

推开门迎面而来的就是亿万支金箭，猛的和阳光相撞心中不禁又是一阵慌乱。

刚想上前拉上窗帘却有另一样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

她发现在自己床上有一本书，那红色封面看去就像一摊触目惊心的血迹。

林雪莹忽然感到头皮有些微微发麻，因为她竟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借着从她身边纷纷游过的阳光她终于看到了那本书的书名“Holy Bible”。

《圣经》！

林雪莹愣了下，她知道《圣经》的封面都是以黑色为主，从未见过有如此艳丽的血红色《圣经》，这不是她的书，也从未见过室友中谁有这本书。

她拿起了这本奇怪的《圣经》，入手是种光滑而又冰冷的触感，这种像触摸到了蛇的感觉让她更加心寒。而《圣经》的扉页上竟然画了朵血红色的向日葵，每一枝每一叶都红得惊心动魄，却又是无法言语的栩栩如生。

林雪莹死死地盯着白纸上的向日葵，她竟然无法从上面移开视线，这朵纸上花像有着无穷无尽的魔力。

她忽然看到眼前的花朵绽放了，从凋谢到绽放再从绽放到凋谢，无数血红色的花瓣飘落在他脚下，越积越多渐渐地竟把她的身体给埋了起来。

红色的花瓣们仿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葬礼。

幽深的走廊像是条不知能通往何处的时空隧道。

尽头飘来了一阵音乐声，空灵而悠远，散发出古老而神秘的气息仿佛能让人穿越时光回到古老的过去。

林雪莹一步步走过幽深的长廊，最终停在了一扇雕刻着紫藤花的门前。

那空灵悠远的乐声正是从这扇门内传出，林雪莹甚至有了种错觉，似乎只要一推开这扇门就能走到另一个时空，穿着十七世纪宫廷华服的绅士在月光下温柔弹琴。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顿时身边像海水般流淌的音符淹没了她。

这里并不是她幻想的十七世纪欧罗巴，只是间光线昏暗的空旷琴房。房间的正中央摆放着一架黑色的钢琴，一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人坐在钢琴前用双手如织梦般巧妙地弹奏着，无数个美妙的音符从他指间流泻，长长的衣尾垂到地面像一对收起的黑色翅膀。

弹琴者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林雪莹的出现，依旧如痴如醉地沉浸在音乐中，林雪莹细细地聆听着这空灵的钢琴曲觉得有些耳熟，依稀有些肖邦《夜曲》的神韵。

一束月光不知从何处斜斜地照射过来，笼罩了黑色钢琴和它的弹奏者。借着淡淡的

月光林雪莹竟读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那双在琴键上如风飞舞的手也让她有种莫名的感觉，仿佛能感受到那掌心的温度。

她忽然惊讶地发现所有的琴键竟都是黑色的，根本就没有白色的琴键，长长的一排黑色琴键在月光下泛起一丝银黑色的光芒。

那是一架纯黑色的钢琴！

正当林雪莹诧异时她忽然又发现了另一件事——琴房的另一头还有自己，另一个林雪莹。

那根本就是一个被镜子反射出的世界，林雪莹明白过来原来这间琴房的一面墙壁是巨大的镜子，镜子连接着两个对称的世界。

她的目光又落回到了黑色钢琴上，因为她发现只有那架黑色钢琴和那个弹琴者是独立的。

镜子外面的黑衣弹琴者正弹奏着镜子里面的黑色钢琴。

“啊——”林雪莹忍不住轻呼了一声，这是她见过最诡异的场面。

琴声突然中断，所有的音符在一刹那停止了舞蹈，林雪莹这才醒悟自己已惊动了那个在镜子中没有影像的黑衣人，还有那架镜子里的黑色钢琴。

她不知所措地站立在原地，镜子里的她也是一脸迷茫。

那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男人慢慢回过头来……

林雪莹猛然从梦中惊醒，脑海中不断回忆着梦中的景象。

一架只存在于镜中世界的黑色钢琴，和那个连镜子都照不出影像的黑衣人。

“那人是谁？为什么我觉得如此熟悉？”她不知道为何会如此执著于一场虚幻的梦。

又呆坐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本让她产生过被红色花瓣埋葬的奇怪感觉的《圣经》不见了。“有人在我睡着时进来拿走了吗？”可是当看到那扇反锁的门时林雪莹的猜想不攻自破了，又联想起之前一直被窥视的感觉时她心底的寒意又涌了起来。阳光像贼一样偷偷的向后退缩，好像偷走《圣经》的就是这些带来光明的元素。

此时，周杰伦的《夜曲》声响起，却没有梦中那空灵悠远的神韵。林雪莹看到屏幕上闪过一个叫“黎夜星”的名字，忽然看有些惊讶，这个叫“黎夜星”的高中同学自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过音信，仿佛是黄鹤已西去。

“喂——”林雪莹接通了电话。

手机那头立刻传来一个声音：“最近好吗？”这个声音让林雪莹的心猛地一跳，仿佛又听到了梦中的夜曲——空灵悠远。

“还好，你呢？我们好像……很久没联系了。”

“是啊，很久了。”林雪莹仿佛听到了一声淡淡的叹息。

“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啊？”

“现在有空吗？出来坐坐吧，我就在你们学校对面的咖啡屋。”

许依妍从梦中惊醒，她看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间，凌晨三点，“这么晚了啊？”

就在她要关电脑时，“滴滴滴”的QQ声响了起来。

“谁啊？”许依妍还在惊讶时，那个窗口却自动弹了出来，对话框里是一张向日葵的图片。

画中的向日葵真实得逼人，仿佛要绽放到屏幕外，突破真实与幻境的极限。

忽然她的背感到暖洋洋的，就像被阳光照耀般。许依妍深吸了一口气，发觉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浓烈的阳光味道。

一阵暖风推开了她背后的窗，她转过身来竟看到了满目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四周依然是黑暗，但从窗外照进来的阳光却不受任何干扰，明亮而温暖。

窗的那边是个快乐安详的世界，洁白的云彩像地毯般铺满地面，流光异彩的星星飘荡在空中，穿着白衣的人们坐在七色的彩虹上优雅地拨弄竖琴，或是依偎在白云的怀抱里歌颂，而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读到了无限的快乐和满足。

许依妍感觉温柔的阳光穿透了她的瞳孔，一个如天使般俊美的男人映在了她眼中，这个男人的微笑像美丽的流星，温柔的眼神阳光般笼罩着她。

男人微笑着看着许依妍，轻轻地向她伸出了一只手，她顿时如着魔般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掌心相对时一股阳光般的温暖刹那间涌进了许依妍的心里。这种无比奇妙的感觉让她不由自主的呻吟了一下，蓦然间与那男子的目光相接触，她顿时满脸通红地低下了头，但手却握得更紧了。

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跟我来。”这声音仿佛是羽毛般轻拂过她的心。

许依妍低着的头点了一下，任凭男子拉着她向前走。男子把她带到窗前，几朵白云降下变成阶梯，通往天堂的阶梯！

她光着脚踩在了洁白柔软的云彩上然后跨过了窗口，她感觉自己真的飞了起来，阳光和暖风在她耳边掠过，她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她的脸上浮现起了一丝笑容——快乐而满足。

许依妍猛打了个哆嗦浑身发冷地从梦中醒来。她发现自己正躺在小区的长椅上，而夜幕也在不知不觉间降临了。

抬头看到天空中闪烁着清冷的残月和暗淡的星斗，她下意识地看了下手表。

手表的时间停止在了：凌晨三点。

“天啊！这么晚了？爸爸妈妈呢？为什么也不来找我？”她环顾了一下空荡而黑暗的四周心中不禁一阵发毛，一种拼命想逃的冲动发了狂地冒出来。

地上散落了一地的书，她蹲下去捡，忽然在昏黄的月光下发现有片血红色。那是一本红色的封面，但她不记得自己有这样的一本书啊。

看着那片触目惊心的红色，鼻息间竟隐隐嗅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借着残月许依妍依稀辨认出了书名。

Holy Bible!

《圣经》？

本来已停止的手表突然奇怪地逆时针倒转起来，秒针每走动一下就会有种强烈的震撼感敲击着许依妍的脉搏。

她的心中无故地生出了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时间已进入了倒计时中。她连书都不拿就慌张地向家的方向狂奔，边跑边安慰自己不要害怕，可是害怕却像个无孔不入的幽灵赶也赶不走。

花园到家的距离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因为是在凌晨三点的黑暗让她觉得这短短的路遥远得像永远无法到达的终点。

远远就看到了属于自己房间的六楼窗口，里面竟还亮着灯，这孤寂的灯光在无际的夜中像条漂流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

“为什么灯还亮着？是自己没关还是有人在房里呢？”平地忽然卷起一阵寒风，一股寒意像双鬼爪般从背后升起抓住了她的双肩，娇小的她在黑夜中绝望而无助。

当她再次抬起头时六楼的窗户已经被打开了，窗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身上的白色布裙在寒风中凌空飞舞，白衣人影一步步拾阶而上，一只手仿佛还牵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许依妍猛地一震，因为这个十几米上空的人正是她自己——另一个许依妍！

突然那个许依妍一脚踏空整个人从六楼掉了下来，她刚想尖叫却发现那个在空中坠落的自己脸上却有着一种奇怪的笑容——诡异而恐怖！

猛然间寂静的夜里响起了一下沉闷的撞击声，那个从六楼坠落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水泥地上，鲜红色的血液在夜空里依着四散飞扬的长发飞溅。

躺在地上的许依妍侧着脸正好对着她，满脸的血污和嘴角泛起的微笑在冷月残星下格外得诡异恐怖。

那张支离破碎的脸上一颗血肉模糊的眼珠掉了下来，一路滚过冰冷的地面拖起一条长长的血带直至滚到她的脚边。

她惊恐无比地低头，从那死灰色的瞳孔中她看到了自己的脸。

那是一张支离破碎满是血污的脸，从嘴角泛起的一丝微笑诡异而恐怖，一个眼眶中黑漆漆的一片空洞。

那是一种坠入地狱的表情！

咖啡屋的一角，阳光穿过玻璃把一个影子投在桌上，影子里一杯深黑色的咖啡轻轻逆转着，影子静静地看着杯中那偶尔泛起却又转瞬破裂的泡沫。

林雪莹一走进咖啡屋就看到了那个背影，带着一丝寂寞和忧伤。

她悄悄地走近，一颗泡沫碎了……

“黎夜星？”

“林雪莹？”钢琴曲般空灵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黎夜星慢慢抬起头。林雪莹看到了一张略显苍白带着一丝倦意的脸，像刚从一个悠久的梦里醒来般。几缕乱发遮住了黑边眼镜的镜片，隔着镜片林雪莹竟能看到那双眼中满是悲伤和寂寞。

那是一种让灵魂都震撼的伤悲。

“坐吧，我为你点了杯卡布奇诺。”黎夜星说话时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只是那个笑林雪莹看着有些凄凉，“记得你说咖啡的香醇加上牛奶的温柔丝滑是你最爱的。”

林雪莹吃惊地看着黎夜星说出自己的喜好，“我……以前有和你说过这些吗？”

“你忘记了。”黎夜星平淡地回答。

“我们有两年没见了吧？你连毕业典礼都没来，还有……我记得以前的你没有这么……忧郁。”林雪莹突然发现黎夜星正盯着自己，那种温柔又悲伤眼神让她怦然心动。

“唉呀，坏了：刚才出来没化妆，现在自己是不是很难看啊？”她心中不禁莫名地

担心起来。

“你有男朋友了吗？”黎夜星突然问了个让她不知所措的问题。

“啊？我……”

对面的黎夜星却微笑了起来，这是林雪莹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微笑——没有悲伤和寂寞，“你脸红了……”听到这句话林雪莹原本就红了的脸更加发烫了。

“认识查理·迪奥吗？”黎夜星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问，可这种笑却让林雪莹再也感觉不到心动了，仿佛一瞬间对方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你是说查理老师吗？”

“对！查理·迪奥。美国哈佛大学古语言学和考古学双博士学位，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查理·迪奥，你认识这个人对吗？”

林雪莹听得目瞪口呆，“你没有搞错吗？查理老师……这么有名啊？”

“他的头衔可不止这些，他曾经三次参加过由世界权威组成的考古队，并发现和翻译了不少古籍，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学术精英。”

“不会吧？我只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外籍教授，看起来很普通啊，真是不敢相信！”

“原来你不知道？看来是他故意隐瞒了。”

“你说他是什么什么哈佛的双博士，那他干吗还跑中国来教书啊？”

“每个人都有着不于人知的一面。”黎夜星若有所思地说。

“干吗突然问起他啊？”

黎夜星拿出一个文件袋来递过来。

“这是什么？给我的礼物吗？怎么装这里啊？”林雪莹打量着手中沉甸甸的文件袋问。

对于林雪莹撒娇的语气黎夜星却视而不见，“请帮我把这个文件袋交给他，让他翻译。”

“哦！”林雪莹有些不情愿地回答，“原来是要叫人家帮你跑腿啊。你认识查理老师？”

“不认识！”

“不认识？”

“只要把东西给他就可以了。”

“哦知道了，对了，你那时候没来参加毕业典礼，我们都不知道你考上了什么学校？”

黎夜星微微犹豫了下后回答道：“高考结束后我就出国了半年，现在在读美术学院。”

窗外的太阳已西斜，另一边的天空中月亮的影子也已经渐渐出现了，而离月亮最近的地方有着一颗明亮的星星……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林雪莹站了起来，她现在只想照照镜子补一下妆。

黎夜星点点头，当林雪莹的身影消失在转角处时他突然轻轻地叹了口气，黑边眼镜下的双眼中一丝浓烈的伤悲逆流而过。

夕阳已西下，天边的余光照在半透明蓝的窗玻璃上，黎夜星原本就苍白的脸越发的白了，白得都有些透明，那双眼里的悲伤和寂寞在夕阳下慢慢流失，黑色也渐渐地变淡，直到最后都化成了一股难以琢磨的烟雾消散在空气中。

像羽毛般白色的咖啡杯里半杯黑色的液体像刚刚流下的眼泪般微微转动着……

林雪莹补完妆走出洗手间，却发现黎夜星已经不见了，心中突然难过失望起来。

残阳照在桌上，有些苍白，林雪莹想起黎夜星那张苍白的脸，如泡沫一样的幻影……

黑色的夜，漫天黑暗卷起，为这个世界盖上一层颜色。

一张长椅上静静躺着一张报纸，有些褶皱的版面上依旧能看到彩色油墨印出的大标题——中荷文化节在沪隆重举行，凡·高名画降临上海。

一只手从长椅上拿起了这张报纸。

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人看了看报纸上的标题，高高竖起的领子下的嘴角微微笑了笑。

手一松，那张报纸从手中坠落下来，静静躺在地上看着灰衣人远去的背影。行走在人群中这个灰衣人目不斜视，仿佛身边的一切都是虚无。

穿过流光异彩的街市，灰衣人的背影渐渐融入了黑暗之中，他的脚步最终停留在了——一扇门前。

“您好！”黑暗中竟有了说话声，随之打开的门像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那里一个人影正在等候。

“你好！”灰衣人也回答道，同时他的脚步已经踏入门内。

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面世界的一切。

灰衣人褪下了那件灰色风衣，露出里面一袭白色的衣服。

黑暗中一名穿着西装的侍者问：“尊敬的骑士大人，他在等您。”

黑暗之中只有大理石上的脚步声在回荡。

空空的大厅里只有这个穿着白色战袍的人影，他面前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一幅叫做《向日葵》的画。

文森特·凡·高的《向日葵》。

骑士看着这幅价值连城的画嘴角却忽然扬起一丝憎恶的笑容，眼中也燃烧着一股幽亮的火焰，仿佛对于这幅画有着莫大的恨意。

骑士冷冷地盯着那幅画，画中的向日葵渐渐闪现起了几丝银色的光芒，他眼中忽然有了种敬畏的目光，“是您吗？”

《向日葵》的画框上那面透明的玻璃反射出了那袭银白色的战袍和胸口处的那个十字徽标。

十字——神圣的象征，却又是罪恶的载体！

镜子里一个空灵如晨风般的声音突然说：“久违了，骑士先生！”

骑士看到《向日葵》所倒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不见了，天顶上柔和的灯光打在玻璃面上一片银亮，模糊的光亮中骑士又看到了那个背影！

雪白的沙衣上披着及腰的银白色长发，而朦胧的银光四散在那个背影的左右。

“我很荣幸能够再见到您！”骑士恭敬地致意。

“这都是无所不能父的赐福。”

听到“父”，骑士的神情顿时神圣起来，他的双手在胸前画下一个十字虔诚地说：“感谢慈爱的主给我这个荣耀。”

“找到了吗？”镜子里的背影问。

“已经找到了，只是……有一扇门打不开！”

“门？”空灵的声音仿佛想起什么般问，“一扇被封印的门？”

骑士对着镜子点点头，“我找不到封印它的人！”

“那就必须找到钥匙了。”

“是的，我已经开始找了！”

那个背影点点头，身上的光芒也闪动了几下刺得骑士灵魂上一片虔诚。

骑士在镜子外面欲言又止，那个空灵的声音却忽然开了口：“你在犹豫。”

“我……”骑士的心意被看穿后顿时大惊失色，“我只是在担心主会不会判定我有罪？”

“人的存在便是种罪。”空灵的声音问，“你知道父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吗？”

“为了宣扬主的仁爱 and 伟大！”

“不，我们被创造是父要我们去惩戒那些有罪的灵魂！因为我们是光芒的化身！而你所做的也是光一样的明亮之举，我会带你上Arabot，那是父御座之所在，父会赐予你新生，你将在父的面前脱去这卑劣之躯。”

“感谢主的仁慈，作为主的子民我愿以这肮脏之躯燃起真理之火！”

《向日葵》里空灵的声音渐渐远去，“记住你的身份，圣殿骑士先生！”

骑士抬起头时看到那些朦胧的银光已消失，玻璃上照射出来的那个身影又变回了自己。骑士把右手放在了胸前的十字徽标上，那是他灵魂寄居的地方！

“记住你的身份，圣殿骑士先生！”骑士自己对自己说。

从咖啡屋出来时一轮银色新月已挂在了空中。

仰起头满天的星光都有些暗淡，而新月的一侧却有着一颗媲美皎月光芒的星辰，明亮如……

林雪莹轻轻地叹息，一想到那双眼睛仿佛心中就有着无限的伤心和失落。

路边的树借着月亮从太阳那偷来的光芒用影子来诠释着它们灵魂深处的不同。来到女生寝室楼下林雪莹不由自主地又抬头看了一眼新月旁的那颗星辰，她总是觉得这颗星辰和他的眼睛是如此的相像。

“自己究竟怎么了？”林雪莹轻声地问自己。

眼前的女生寝室楼是一幢十层的老建筑物，高耸的寝室楼在渐暗的暮色烘托下映出了一个灰暗而又模糊的轮廓来，像个凝固不动的巨人。

林雪莹向七楼自己寝室的阳台看去，却一片漆黑。突然她发现阳台上有一个人影，站立在阳台边举头遥望着天空，被风吹起的长发也丝丝化入了黑夜之中。

“玉儿？”

这幢宿舍楼只有一部老式电梯，林雪莹每次坐这电梯时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这个怪怪的电梯让她感觉像走进了一个牢笼。

暗银色的电梯门缓缓打开，狭窄的空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或许是电压不稳定的缘故，电梯里忽明忽暗的灯像只正在眨动的眼睛，这显得狭窄的空间更为诡异了。

林雪莹发现自己的手心竟然浸出了一层冷汗，“自己怎么变得这么疑神疑鬼的了？”门缓缓地关上，从门的缝隙中看到外面的世界越变越小，直到被暗银灰色的门给完全挡住了。

伸手按了下七楼，电梯微微地震动了一下后就开始缓缓上升了。